

滄浪詩話的詩歌理論研究

送中題



謹以此書奉獻於生我育我之先
父諱鑑泉先生
母秀滿劉氏

饒 序

昔鄭谷喜用「僧」字，自有句云：「詩無僧字格遂卑。」其詠鷓鴣也，「青草湖邊」，「黃陵廟裏」，猶是死說其物，不免招來「吃棒有分」之嫌。（吳喬《圍爐詩話》）彼雖力求尖新，而措詞直說，於琢句仍有所黏著也。陳簡齋問詩法之要於崔鷗，鷗告以「慎不可有意於用事。」（徐度《卻掃編》卷中簡齋譏秦少游詩如「刻就楮葉」，謂「梅聖俞詩慎不可讀。」似因崔說。）人傳其「人間火定熱，我死不肯炙」、「老禪雖無心，施食不肯當」諸句，倔強風槩，信乎節士之詩。儼然有取乎翻著機法，反近王梵志矣。彼蓋於詩讀之過慎，而作之尤慎，所失正在於慎。偶有佳篇，為人稱誦，但非能為廣大教主也。二家雖不論禪，已扣禪關，而仍存滯著；夫黏于句，慎于詩均有所失，持此以觀滄浪之詩與詩論，所失正坐過執于禪，迹其造語，落想非高，若謂能真「從頂顛上來」，談何容易！鄭谷佳語，宋人屢以之入詞。（如晏殊取其「去年天氣舊池臺」以入《浣溪沙》）滄浪則無可摹采者，正緣所作未能稱其所論；豈禪之理猶不足供作詩者以為同登彼岸之筏耶？抑操之之術有所不逮，徒有其理而乏控搏進退之方以造其極耶？於以知純理無方之不足尚也，鏡面王之說偈曰：「今為無眼曹，空諍自謂諦。」說詩者輒自謂諦之所存皆在於我，彼此相諍，故古今詩說車載，而罔所折衷。今人久已廢詩而侈於談詩，盍取所作以自證其所論，譬如飲水，冷暖自知，所謂「證自證者」，移之於詩，或可為特健藥乎？

銳清於詩，寢饋日久，所論自無扣槃捫燭之談。八〇年秋，余講學京都，亦嘗暢論禪與詩相涉之義，於滄浪之說，粗有軫發。君更擷指月之英華，極玄絕妙，糾撻衆說，一一詣其微遠，用力深至，所論足以昭示來學，共登坦途。其書殺青既竣，銳清囑弁其端，因揭詩論與詩作相倚與自證之旨，發其端倪，為讀君書之一助。詩心如卉，一株可孕花千億，妙手偶得，在人之自用如何耳。一九九二年三月饒宗頤。

又記

辛文房《唐才子傳》八記江南周繇云：「俯有思，仰有詠，深造閭域，時號為詩禪。」引其佳句稱：「讀之使人竦，誠好手也。」末論：「嘗謂禪家者流，論有大小乘、有邪正法，要能具正法眼為第一義，出有無間，若聲聞辟支四果，已非正也。……悟門洞開，慧燈深照，頓漸之境，各天所賦。觀于時以詩禪許周繇，為不入于邪見，能致思于妙品。」其說即本之《滄浪詩話》。繇咸通十三年進士，時有「詩禪」之目。由此知以禪品詩，由來已久。此條銳清書未之及，故附著於此。

清水 序

湯西崖云：「詩話作而詩亡。」唐人無詩話而宋人始作詩話。蓋唐人有別材，始作詩。故無意為詩，順口而出，而詩皆渾然天成，自成佳妙，不俟詩話也。宋人自廟堂至江湖，無論有無別材，皆有意作詩。作詩之人日廣，則有別材者暫且勿論，無別材者有意作詩，須學詩理，始可以作詩。故詩話乃作矣。六一居士始作詩話，本來集以資閑談，而後逐漸變作說詩理之書。《彥周詩話》曰：「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嚴滄浪《詩話》兼備許氏所言，井井有條，實為古今詩話之典範，有意作詩者之門徑也。詩話與有意作詩者說詩理，而滄浪云：「羚羊掛角，無迹可求。」此正謂無意為詩。其說詩理，為有意作詩者而言，惟無意為詩為最上乘。詩之難解，蓋在此也。李君銳清研究《滄浪詩話》，討源沿波，深入細微，尤其剖析詩禪一致甚詳，詩之難解處為之頓開，其效灼然可觀。夫文學評論本以資創作。近來評論之學大作，專門研究評論者汨濫不可紀極，而無裨於創作，亦可謂「詩話作而詩亡」矣。願李君詩作日有長進，以副其研究。一九九二年二月，清水茂序於日本宇治流觀室。

前言

中國詩歌理論的發展路線是重複而又曲折的。它的發展受文藝思想的影響很大，如果在唐宋間劃一界線，將詩歌發展分為兩個部分的話，大體來說，先秦至唐五代是一個系統，宋以後又是一個系統。先秦時期的文藝理論受儒家思想所支配，要求文學作品雅正，義歸無邪。這表現在詩歌理論上是講究「溫柔敦厚」(《經解》)，通過詩歌來「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所以這個時期的作品，大抵服從於社會、政治，為「載道」的工具，如漢賦、樂府，在在都與政教有關。魏晉新興的五言詩，漸漸傾向抒情方面，以後更受到玄學的影響，稍稍脫離儒家思想的束縛，所以在這個時期，詠懷、遊仙、山水等題材都紛紛出現，造成「五言騰踊」的局面。這可以說是中國文藝思想的大解放時期；甚至連內容貧乏、意識不良的「宮體詩」也應運而生。所以陳子昂(661—702, 一作 656—695)說齊梁以後的作品「采麗競繁，而興寄都絕。」(《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要求復古改革。以後白居易(772—846)的「新樂府運動」，韓愈(768—824)、柳宗元(773—819)的「古文運動」都對這種放鬆了的文藝思想重新約束，一直到宋初歐陽修(1007—1072)的第二次復古，文藝又再次被政教所統治。

宋代初年，理學興起；理學家根本輕視文藝，詩歌理論更加不振。到了蘇軾(1037—1101)，以其磅礴的才氣，寫了一些生動活

潑、講求藝術趣味的詩；他主張文藝要「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文論》），他同時又提出了「離形得似」（《書鄮陵王主簿所畫折枝詩》）的理論。這時的文學作品本來可以衝破政教觀念的桎梏，走向以藝術為主體的自然路向的，只可惜蘇軾太恃才情，創作態度又不嚴肅，「以文字為詩」、「以罵詈為詩」，以致詩歌衍漫，流為遊戲的工具，不能為詩歌藝術開拓出新的方向來。他的學生黃庭堅（1045—1105）更是講究冶煉文字的大師，對於營造藝術境界方面，也付諸闕如。「江西詩派」的流行，詩歌理論便鑽入研究文字技巧的死胡同中。直至《滄浪詩話》的出現，才打破了這種僵局。嚴羽不攝取儒家的政教說，並借助禪宗的術語，鼓吹「氣象說」、「興趣說」，追求「空音鏡象」的境界，還給詩歌以本來應有的藝術面目，令到天下人耳目一新。

本書嘗試對嚴羽和《滄浪詩話》作綜合性之研究，以探討他的詩歌理論體系，給予新的評價。

目 錄

饒 序	ix
清水序	xi
前 言	xiii
第一章 嚴羽生平考略	1
第一節 家世考	1
第二節 嚴羽生卒年之探討	3
第三節 嚴羽的思想與遊歷	6
第四節 師承、親友與交遊	11
第二章 《滄浪詩話》在詩歌理論史上的意義	29
第一節 《滄浪詩話》以前的詩歌理論概觀	29
第二節 《滄浪詩話》在宋代詩話中的地位	30
第三節 《滄浪詩話》的特質	32
第三章 《滄浪詩話》成書的若干問題	41
第一節 《滄浪詩話》成書時期的臆測	41
第二節 《滄浪詩話》的寫作動機與同時詩壇的趨向	45
第三節 《滄浪詩話》的淵源	61
第四章 《滄浪詩話》以前的詩禪論及其對《滄浪詩話》的影響	77
第一節 《滄浪詩話》以前的詩禪關係	77

第二節	偈與詩·····	79
第三節	禪境與詩境·····	84
第四節	禪學對詩歌的影響·····	89
第五節	嚴羽的「以禪喻詩」說·····	102
第五章	《滄浪詩話》的詩論內容·····	115
第一節	妙悟說·····	115
第二節	第一義說·····	120
第三節	氣象說·····	122
第四節	興趣說·····	131
第五節	入神說·····	140
第六章	《滄浪詩話》的成就和評價·····	153
第一節	以禪喻詩的評價·····	153
第二節	材、學與理、趣·····	172
第三節	嚴羽和《滄浪詩話》的評價·····	184
結 論 ·····		199
後 記 ·····		201
徵引書目 ·····		203
索 引：		
書名篇章索引·····		221
人名索引·····		227
文論詞語索引·····		233

第一章

嚴羽生平考略

第一節 家世考

有關嚴羽的生平，流傳下來的資料非常少，《宋史》又無傳，同時代人提及他的也不多；地方志的紀錄零散，很難看出他一生的經歷來。現今能見到最早記述他生平的，要算是黃公紹的《滄浪嚴先生吟卷序》了。黃公紹生當宋末元初，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登「阮登炳榜」進士，¹ 距離嚴羽的生存活動時間很近；而且份屬同鄉，照理應該知道得很清楚才對。但是《滄浪嚴先生吟卷序》全文共五百零二字，說及嚴羽家世的不及二百字，這是我們能夠知道有關嚴羽生平的第一手資料。另外，清人朱霞也撰有《嚴羽傳》。² 朱霞也是邵武人，很留意鄉邦文獻的搜討，曾協助官府修地方志。這篇傳記雖然不及三百五十字，提到嚴羽之處也不到一半，但是朱霞的留心搜討，也有一些材料是未被人發掘過的。此外，地方志中雖然也有一些材料，但主要的內容也離不開這兩篇文章。下面試就這兩篇文章、後人的撰述，加上自己的意見，試圖勾勒出嚴羽生平的一個輪廓來。

嚴羽，字義卿，一字丹邱，號「滄浪逋客」，福建邵武人。據《嚴羽傳》說他「先世居華陰，五代時，遠祖閩遠使者隨王潮入閩，家於樵川莒溪之上，滄浪之水出焉。」³ 關於嚴羽「先世居華陰」之說，未見其他書籍有著錄。按《嚴滄浪先生吟卷》有《送主簿兄之德

化任》一詩，他在送別嚴粲⁴時曾說：

唐世諸嚴盛西蜀，鄭公勳業開吾族。⁵

按唐世嚴氏封鄭公的有兩人：一是嚴武，一是嚴綬，為從叔侄。《新唐書·嚴挺之傳》載：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華州華陰人。……子武。武字季鷹。……從玄宗入蜀，……上皇合劍南為一道，擢武成都尹、劍南節度使。還，拜京兆尹，為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⁶

又同卷《嚴綬傳》：

挺之從孫授。綬父丹，嘗為劍南鹽鐵、青苗、租庸使，以武在蜀，辭不拜。綬擢進士第，以侍御史副劉贊為宣歙團練使。……綬既名胄，於吏事有方略，然銳進趣，素議薄之。……出為荊南節度使，封鄭國公。……元和中，……辟綬子澈為判官。⁷

根據上文，得知唐代嚴氏有嚴挺之，兒子輩有嚴武、嚴丹，孫兒輩有嚴綬，曾孫輩則有嚴澈。而四代五人都曾任官；其中嚴武、嚴綬皆有軍功，同封「鄭國公」。嚴羽詩中所說的「唐世諸嚴」即指此。至於「盛西蜀」、「鄭公勳業開吾族」則指嚴武。因為嚴武曾任劍南節度使的緣故。可見嚴羽的世系是由盛唐的嚴挺之、嚴武一脈而來。其後嚴閏遠入閩，於是世代在福建居住。所以嚴羽詩又說「後來避地居南閩」了。可見朱霞的《嚴羽傳》與嚴羽的自述相合。

嚴羽居住在邵武樵川芭溪，與滄浪水合流處，所以自稱「滄浪逋客」。⁸居處大概就在「東潭」的地方。⁹

朱霞《嚴羽傳》說：「先生生於宋末，隱居不仕。」只以吟詠自娛，所以嘉靖《邵武府志》說：「隱士李安期、嚴羽、嚴燦（粲），……羽吟客獨詣。」¹⁰李清馥也說他「精深詩學」、「為世羽儀」。¹¹黃公紹又說：「粹溫中有奇氣。嘗問學於克堂包公。」關於他的生平資料，所知的就大抵到此為止了。

案：邵武一地，自古以來，由於經學等研究很蓬勃，所以很早就有「小鄒魯」之稱。《閩中理學淵源考》卷23：

按邵武人文，舊號「小鄒魯」，唐以前尚矣！宋初游氏烈從胡安定講學，以經學為郡人之倡。厥後鄒堯叟、李西山、盧奎、何兌、朱震皆受學於劉執中、楊文靖、馬東平、胡武夷諸賢。至若嚴氏粲之《經說》、李氏忠定之《偉略》，皆為學者所宗仰。迨朱子接道南統緒，其執經問業者尤多。於時修文授經，砥名立行，後先炳蔚，與建安諸郡未易優劣也。¹²

又《〔重纂〕邵武府志》卷9《風俗》門也有同樣的記載：

西山得道南之緒，而文公師友，則蒙谷、臺溪、雲巖、月洲；理學淵源，上接伊雒，比屋絃誦之聲，洋洋盈耳，當時號「小鄒魯」。¹³

可見邵武一地，學術研究之盛了。嚴羽生當這樣一個社會環境裏，雖然不以經學傳世，但是他在詩學方面湛深的成就，很受鄉邦人士所推崇，所以他在「鄉賢祠」中得享祭祀。¹⁴ 後人為了表示對他的思慕，在邵武一地，就有很多紀念他的名勝古迹：例如他居住過的地方有「嚴羽宅」、¹⁵ 在登高山上建有「滄浪閣」、¹⁶ 天符山建有「秋聲樓」；¹⁷ 又周亮工(1612—1672)禦閩，兵事之餘，也到處訪尋嚴羽的遺迹，在東城嚴羽曾經跟戴復古(1167—?)論過詩的「望江樓」上，供設有嚴羽像，而以戴復古配祀，並把此樓改名為「詩話樓」來表示對嚴羽的崇敬；他又經常與僚友在此飲酒賦詩。雍正年間，此樓曾經一度傾圮，邑人陳彥開議請當時的郡丞重新修建。直至清末，仍然有不少登樓吟詠的人。¹⁸

第二節 嚴羽生卒年之探討

嚴羽的生卒年份，黃公紹《滄浪嚴先生吟卷序》中並沒有提到；而朱霞《嚴羽傳》也只有「宋末隱居不仕」一句，此外便茫然無所知了。近時討論嚴羽生平，最先的有郭紹虞(1893—1984)《宋詩話考》，¹⁹ 其次有陳一琴的《嚴羽生平思想初探》、²⁰ 朱東潤(1896—1988)的《滄浪詩話探故》、²¹ 陳伯海(1935—)的《嚴羽身世考異》、²² 王士博的《嚴羽的生平》、²³ 陳定玉的《嚴羽考辨》。²⁴ 以

下綜合前人的說法，並加上自己的意見，對嚴羽的生平探討。

首先，郭紹虞從嚴羽同戴復古論交談起，認為他們定交在紹定元年(1228)，當時嚴羽的年齡約在三、四十歲之間。換言之，嚴羽即出生在光宗、寧宗期間，即公元十二世紀之八、九十年代。²⁵ 陳一琴並據以推算嚴羽生於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至寧宗慶元四年(1198)之間。²⁶ 其次王夢鷗(1907—)在《嚴羽「以禪喻詩」試解》一文中，引《後村先生大全集·跋李賈縣尉詩卷》之語，說李賈是劉克莊(1187—1269)的晚輩：

昔奉教於先大君子(指劉夙)，友山時方卅角。後二十[年?]，余年益衰並情，而友山新有詩名。感者舊之無幾，歎英妙之可畏。²⁷

這是說李賈追隨劉克莊的祖父劉夙讀書時，還在幼年，及至二十年(?)後，李賈步入中年，而劉克莊則漸已老去。即是說劉克莊年紀比李賈大。而嚴羽的《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曾提到「嘗謁李友山(李賈別字)論古今詩」，用到一「謁」字(詳第四節之丁、交往「李賈」條)，則嚴羽如非較李賈年幼，便是以平民身份謁見官長，由此證明嚴羽的生年晚於劉克莊生年的1187。朱東潤則從《送趙立道赴闕仍試春官即事感興五十韻》一詩中說到自己「漂泊微軀老」一句，肯定這首詩作於宋理宗寶慶元年(1225)，從而推斷嚴羽生於宋寧宗慶元元年(1195)左右。而陳伯海則根據嚴羽《促刺行》一詩中有「人生四十未為老」之句，推證此詩寫於理宗端平三年(1236)歲暮；由此再逆推，謂嚴羽當生於寧宗慶元三年(1197)；他和戴復古訂交時，正當三十六歲，²⁸ 與郭紹虞的推斷相近，較為明確。而嚴羽生於慶元三年(1197)這個說法，大致可信。

至於嚴羽的卒年，郭紹虞等人沒有談到，但王夢鷗說嚴羽的一生「當無出於劉克莊一生」。²⁹ 換言之，嚴羽的卒年也不能遲於1269。另外，蔡厚示引用嚴羽《送趙立道赴闕仍試春官即事感興五十韻》一詩中的「一王新盛禮，萬國賀重熙」兩句，說是理宗寶祐元年(1253)的作品，因為《續資治通鑑》卷174載這年春正月「詔以建安郡王孜

為皇子，改名禔，封『永嘉郡王』，認為這個「一王新盛禮」指立儲之事。而該詩下文所說的「箭流元帥幕，城立叛營旗」、「復說西京亂，愁連蜀道危」是指姚世安作亂，與蒙古侵大理的故事。同時又引黃公紹《滄浪嚴先生吟卷序》中「余幼時，見東鄉諸儒藏嚴詩多甚，恨不及傳」等話來推斷嚴羽的卒年「不早於 1254，也不可能遲於 1260 年後，因此把他的卒年大致推定在 1255 左右，我以為是妥當的。」³⁰ 但是蔡厚示的推算頗有商榷之餘地，首先陳伯海指出「復說西京亂」以下，指理宗寶慶元年（1225）的楚州兵變等事，所以認為這首詩作於寶慶元年，若該詩的寫作年份不是 1225，則基於該詩而論證嚴羽卒年的說法也被否定。³¹ 其次，上引《滄浪嚴先生吟卷序》的「余幼時，見東鄉諸儒藏嚴詩多甚，恨不及傳」，則黃公紹幼年時，嚴羽可能還生存，或者是剛去世不久；到黃公紹成長後隨着變亂或者「東鄉諸儒」的死亡或離散，於是嚴羽的詩就漸漸失傳了。此《序》寫於「尚章攝提格十月」，即庚寅年。黃公紹是宋末遺民，曾經中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阮登炳榜」³² 進士，咸淳元年是乙丑年，那麼距離乙丑最近的庚寅是 1290 年，即元世祖前至元二十七年，當時宋朝已亡，黃公紹隱居不仕。所以《〔重纂〕邵武府志·人物類》之《文苑》門說他「宋亡隱居樵溪。」³³ 黃公紹生於何年，現在無法確定，所以他的「幼年」是何時，也不知曉。但是在《在軒集·書在軒銘後》有這樣的記載：

平巖葉先生，歲在壬子來樵，公紹幸得以民事太守。先生見謂可教，嘗謂公紹曰：大抵讀書須要自家以身體驗，方見得真，不可只作一場話看。³⁴

壬子是淳祐十二年（1252，即黃公紹中進士前十二年），嘉靖《邵武府志》記淳祐十二年知軍事者為葉案，³⁵ 黃公紹既稱「以民事太守」，而葉案說可教，則黃公紹當時尚未成人。所以《滄浪嚴先生吟卷序》之「余幼時」，當在「壬子」（1252）前的十至十多年間；亦即是說黃公紹出生在十三世紀三十年代的後期至四十年代初的期間。當

時嚴羽可能還生存，或剛去世不久。據此，可以定嚴羽卒年的下限。陳伯復根據嚴羽詩集，找出繫年最晚的《送吳儀甫之合肥謁杜帥》詩，認為杜杲（即杜帥）在嘉熙三年（1239）至淳祐元年（1241）間曾任淮西制置使兼知廬州，推斷嚴羽死於此時，從而定嚴羽的卒年為理宗淳祐元年，死時不到五十歲。

根據上述，陳伯海推論嚴羽生於宋寧宗慶元三年（1197），約卒於宋理宗淳祐元年的說法，很有說服力，在還沒有新的材料出現之前，這個說法大抵可信。

第三節 嚴羽的思想與遊歷

《滄浪嚴先生吟卷》存詩一百四、五十首，據黃公紹的序言說「恨不及傳」，正可以知道嚴羽的詩，還有很多散佚。另據朱霞《嚴羽傳》說：「先生辟（避）地江楚，詩散逸為多。至元間（1264—1294），邑人黃公紹搜存稿，僅百三十餘篇，為序而傳之。」這裏說明了嚴羽詩的散逸是因為「辟地江楚」的緣故。對現存百餘篇詩的分析，嚴羽的生平思想和遊歷的經過，大抵也可以整理出一個頭緒來。

甲、思想概述

嚴羽處於政治動盪不安的南宋末年，宋皇朝在外先是受金人欺侮，屢屢被迫簽訂城下之盟，賠款求和；後來元人崛起漠北，對金人造成極大的威脅。宋朝廷君臣上下，為了報百多年來被辱的仇恨，都希望聯合蒙古軍隊滅金。到了金亡以後，宋朝廷非但得不到好處，反而還直接面對強大的蒙古勢力，以致國勢岌岌可危。宋皇朝內部，既沒有英明的領袖，也缺乏具遠大政見的宰輔；加以國力薄弱，各地時起叛亂，又不能徹底鎮壓，全國的臣民，就在這種風雨飄搖的情況下苟活。嚴羽生當這種社會環境下，自然不能不受時勢的影響，所以他寫有很多感時述事的作品。另一方面，由於他隱居不仕，所以也寫有一些追求閒適、講究修道的遁世思想的詩歌。

一、感時述事的作品

(一) 時事的記述：嚴羽詩中，有很多記述時事的作品，有些甚至被收錄在地方誌中，作為歷史的紀錄。如理宗紹定二年(1229)汀州晏彪作亂，三年庚寅(1230)，攻入邵武，殿前司裨將胡斌奮勇殺敵，救活生民萬人；後來由於寡不敵衆，最後在陣中戰歿。邵武陷賊，一年多才平定。嚴羽在亂平後歸來，聞知此事，便寫成《庚寅紀亂》五古一首。《〔重纂〕邵武府志·民祠》門「胡將軍」條下載有此詩。³⁶ 又端平元年(1234)，建陽唐石山賊龔日未進攻邵武。邵武知軍王埜把山賊討平，嚴羽寫有《平寇上(史)(使)君王潛齋》四言詩一首，歌頌王埜的處事沉靜和破敵的英勇。此詩也見於各地方志所引述。³⁷

(二) 國事的憂戚：嚴羽雖然沒有當過官，但他很留意國事；加以時局的變亂，往往令到嚴羽感到憤慨，從而發出慨嘆。如最有名的《有感》六首，就是對宋朝廷輕率地聯合蒙古滅金，事後又遭蒙古人反噬，喪失三京和襄陽重地的事感到悲憤；《北伐行》的寫法與《有感》六首相同。《四方行》則是寫滅金後，戰事不但沒有停息，更且蔓延到襄樊等新戰場，以致兵連禍結，將士得不到喘息。《送趙立道赴闕仍試春官即事感興五十韻》一詩，對當時的形勢——胡馬的南窺、李全的反覆叛亂和四川等地受金人圍攻等事都有所敘述。此外，集中還有一些詩如《劍歌行贈吳會卿》、《避亂途中》、《將之潯陽途中寄諸從弟》、《客中別表叔吳季高》等，都零散地或記述、或議時事，在在都可以看出他對動盪時局的關注。

二、閒適遁世的作品

《尋寧山人所居》中說：「余亦避世客」；嚴羽真的在樵川莒溪上隱遁，自稱「滄浪遁客」。他也曾學六朝人寫有《遊仙詩》六首；他在《西山》詩中說「深處有丹砂」，又謂「說道神仙客，邀予戲紫霞」。此外，又有「默坐空齋夜，寂寞道心生」(《空齋》)、「羊裘終隱去、漁釣復何之」(《送趙立道赴闕仍試春官即事感興五十韻》)、「蕭條遺世心」

（《閒居寄友》）等等，這些詩都表現出他的隱遁心情。

正如前面所述，他既有議論時政、關懷國事的思想，又有隱世之心，在這兩種對立的思想下，嚴羽如何自處呢？在各種記述中，有稱嚴羽為隱士的，如嘉靖《邵武府志》便把他列入《隱士》門：

論曰：隱士李安期、嚴羽、嚴(燦)[榮]，……夫不畏時宰，不就薦辟，文學自娛。……羽、吟客獨詣。³⁸

同時與他論詩最為相契的戴復古，也說「羽也天姿高，不肯事科舉」。³⁹ 對待功名的問題，嚴羽有一首《夢中作》，很能道出他的旨趣：

少小尚奇節，無意縛珪組；遠遊江海間，登高屢懷古。

由「無意縛珪組」這句詩可見得他的「出世心」較「入世心」為濃厚；可能因此而沒有考取功名；不求仕進，優游林下，鑽研詩學，才能夠如嘉靖《邵武府志》所說的「吟客獨詣」、《閩中理學淵源考》所說的「精深詩學」⁴⁰ 吧！雖然他走上隱居不仕的道路，但是他始終不能忘懷世事，所以經常寫有上述的論述和憂懷國事的詩。《〔重纂〕邵武府志》評論他「羽既不仕，然其憂國愛民之意，每現於詩」，⁴¹ 正可以見到他既矛盾又複雜的心情了。

又因為他「精深詩學」，對詩歌的源流和派別都了解得很透徹，所以他很自負的說「自謂有一日之長，於古今體製，若辨蒼素」（《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又說「辨家數如辨蒼白，方可言詩」（《詩法》）。此外，他又刻意學古。《霏雪錄》載：

嚴滄浪之於詩，刻意古作，卓然不為流俗所染。⁴²

他在寫各種不同題材的作品時，會用各種相應的派別風格來表現。例如憂懷家國的作品，他學杜甫（712—770），《庚寅紀亂》中的寫作手法，有點像《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北征》兩首長詩；其中的句子「此者因亂定，南歸經舊廬，豈徒人民非，莫辨陌與阡，所見但荊棘，狐狸對我蹲；陂陁流血地，靡靡生寒煙」就與《北征》的「靡